

# 序



天地間奇樹異卉雖多，惟獨有榕樹令人肅然敬佩。

只是一棵其貌不揚的樹幹，然而當它長至三數米高時，飄然若絲的氣根便會在梢枝間冉冉下垂；待其一著地，根鬚竟能化作強而有力的支幹。如此下去，漸漸地、漸漸地，獨木可成林，孤幹能成蔭。此時，主幹支幹已再不能清晰辨別了，但，誰會管它——因為它早已變成群眾乘涼之處，化作百鳥棲身之所，並從中引證了它存在的價值。據說，南國的「鳥的天堂」也是孤榕成廈，造福萬物的鐵證！

其實，《文苑》編纂的目的又何嘗不是這樣？

在前人的努力經營下，過去三期的《文苑》已能做到博大恢宏，吸納文史哲三者並匯成一卷的境地。可是，我們卻總不能在廣袤的文化草原上遊牧太久，我們終是需要尋找一片土甘水美的腹地，建立一座適合自己的田莊。因此，這期《文苑》我們將會把中心放於「文學」這片穰田之上，其中尤重於文藝的創作與研究，蓋因沒有昨日的創作就沒有今天的研究，同樣沒有今天的創作，也就沒有明天的研究。這種規律，大抵是所有作者與欣賞者所深信不疑的。

我們這次的改革，也許成功，亦也許失敗。但我們作出如此的嘗試，目的並不是要譁眾取寵，標新立異，表現自我，而只是希望能夠如榕樹般締造出一片蒼綠的林蔭，俾有志涵泳於文藝的同學有棲息之地。當這片文學的林地越長越廣，枝葉越長越茂時，就算別人把「《文苑》第四期編委會」忘記得一乾二淨也是不要緊的。因為世界是沒有永恆的事情，我們只要有機會為嶺南中文系付出集體的責任，這已是足夠了。

最後，《文苑》之能付梓面世，實有賴師生們的踴躍投稿。無論是如長江大河般洋洋灑灑的論文也好，又或如清溪小流般涓涓滴滴的創作也好，都能表現出各人對文學的體會，並為《文苑》這片獨木林添上各種不同的色彩。因此，我們也應在這裡向他們作出衷心的感謝。

《文苑》（第四期）編輯委員會

